

進行，一面添購一件又一件的牙科技工用工具。說也奇怪，「牙科技工」有關的課對我是最喜歡的課程，這一課簡直是「大學級勞作課」。學習間，有一次靈感一來，我作出一只金屬戒子，翌日馬上送給寄宿處的那位年輕貌美的姑娘了。

台灣在日據時期，始終沒有創設或經營過有關牙科教育之學校機關。因此當時島內牙科醫師都須前往日本當地或朝鮮（現韓國）完成學業，而後回鄉開業，開業醫之數目極少。戰前在日本的醫學界裡，受大醫科沙文主義的影響，牙科醫師被一般醫師「另眼看待」。不過在職業上受了嚴格醫事管理，一位牙醫師的收入很高，舉例說，給病人裝置一顆金套子，其收入足可購買一套西裝。

戰爭結束後，我繼續留在原校等待完成學業。快畢業了，心裡時常幻想的是回鄉以後的安靜，不被別人打擾，悠閒的生活——經營一間牙科診所，清潔、安適，有一個好家庭。業餘另完成夢想過的事，即蒐集錢幣、郵票、栽培蘭花。過了幾年，我心裡懷著莫大的希望，回到台灣。

故居在彰化市，在市中心有一個名為三角公園的地方，那裡有一間牙科診所，是我的堂兄——洪瑩醫師開業的地方。回鄉後，我拜訪堂兄，為的是探聽當時台灣牙科界的情況，堂兄所說頗為悲觀，令我意想不到，綜合堂兄所言，我才瞭解實際情況，也發現了過去樂觀的看法是不對的。

我認為，當時台灣的牙科界有下列情況：醫療技術古舊，一般牙科醫師收入低，無執照牙科開業者為數甚多，政府放



戰後回台時之老相片